

高

陽

集

高陽集詩卷之十

高陽孫承宗稚繩著

門人茅元儀止生較

詩餘

朝中措

一縱長劍倚晴空
生事笑談中
王謝堂前飛燕
春來還逐東風
等閒尊酒孤航
二客折臂三公
且向清平行樂
誰論天下英雄

滿庭芳

青陽集言 卷之二 一
新燕受風熟梅過雨乍晴草木齊芳倦雲鬪巧
夜袂漸生涼到處香山綠野抵多少玉署金堂
橫塘裏扁舟載月細柳舞霓裳 悠颺聽花外
龍吟隔水一派笙簧看黃鸝幾箇白鷺一行盡
寫沈浮光景又何須抵死商量南薰過又見疎
疎桐清露滴銀床

陽關引

無柳楊花開又聽鶯聲咽如簧細語關情處漫
澆舌看蒼蒼烟枝早是征車轍縱風流還似張

緒不堪折仗劍對尊酒歌未闌歎風塵起新
淚中流楫把眼前飛絮學作鴛池雪待四方
定直此迎歸節

滿江紅

天際輕雷彤雲裏鞦韆未歇正隴頭燕雀枝間
鶯蝶千里塵迷芳草路一行舞困梨花月總只
待推轉阿香車晴鳩舌聽罷程風初絕看纖
縠光初結快鷁林漚潤柳枝堪擎婁斷連床春
草夢低徊引水移花節怕此際到處長荏苒愁

難說

漢宮春

旅鴈高翔領衆圍春雪柘館秋風一行學作幾
字橫斟長空多情秋水愛秋光踞入秋深更有
調絲果客聲聲變作離鴻 急管繁絃如沸念
歲華傷心換羽移宮幾番歸來去後綠鬢成
蒼 蘆花烟月故飛飛 遙爲霜裏看汝滅雲霄
天涯愁思無窮

寒垣春

郵火平安不戢木
菜征鞍卸六花
紫燕八圖素
樓喧臂調馬報舳
艦啣尾隨風瀉更
騰飽元戎
駕念雲飛渾多猛
趨燕市黃金價
幾訝登壇
人天生敵說儒雅
春雪滿前山
陡驚鳴池夜
又
遠將半壁明只團
團向樣新
猶弓把靶且揣封
侯骨漫來輕噴咤

慶春酒

歷練元靈紛綸六篇
二聲象罔同新
齊庶呼靈
英雄失著難禁
星河影動積風遠
看振擡地肺

天心漫折磨市栢狹松不起甘霖 丹書白雀
翰是老任經綸豪手鬱塞成屯石室金門焉誰
閒樞閒瞋癡龍自睡乘龍懶把神威兀自斷斷
願天公兼用雷光比破沈陰

水龍吟

平章三十年來幾人合是真豪然甘泉烽火臨
淮部兩骨驚心振一老龍鍾九鼎魚鑰單車欲
肩急河山百二玉璽罷手都付與中流楫
傳譚旆就列更雙龍陸離光燭一朝推轂真

洪瞻百年殊絕玄元死新碑盧龍舊塞賀蘭雄堞
看祥公撐拄乾坤大力了心頭血

浪淘沙 春思

幾燕羽差池啣得香泥朱簾捲盡篆烟迷分立
銀鈎不肯去交語多時 芳草正萋萋踏遍香
堤王孫新馬去如飛染上春雛今解語不見歸
期

點絳脣 暮春

三徑初芳落花迷盡風還掃王孫歸早閒煞連

天草月地花天可有人同調
春將老黃鸝先報
似說予懷渺

浣溪沙

望雲

誰瀉南溟玉一灣
誇峰羅列小庭間
畫屏十二
鬪烟鬟
綵筆欲描風
澹錦囊不貯雨
潺湲
來心事與俱閒

生查子

秋思

雲中一鴈飛似寄相思字
玉笛在商樓倚檻
無淚以我萬斛愁
爲我三秋思
不解別離

說別離易

菩薩蠻

千里飛來遼澤鴈一行帶得春風面不解閨中
情不聽花外聲春懷還綽約秋意轉蕭索此
鴈便南飛仍將秋帶歸

清平樂

夏日

畫梁燕語爲我消殘暑玉樹青蟲絲一縷簾外
不妨對舞乍晴東壁掛斜陽花陰滿地清涼
幾片閒雲且去好看孤鴈高翔

阮郎歸

夏

滿庭新燕鬪微涼，鳴蟬下夕陽。
水平飛入鬱金堂，雙語畫梁。
舞絮倦落泥香，蕊雲雙剪。
送春去，小池塘，迎長入醉鄉。

御街行

塞下

雙雙小鹿閒依砌，日影亂花陰碎。
一聲長笛咽西風，風定落紅鋪地。
朝朝暮暮登樓凝望，日極纔千里。
波羅緹綠紅如醉，攢萬點征夫淚。
千騎擁雕鞍，偏是風霜多味。
元戎夜語雲鷲。

沒減怕有迴客子

又

鳳樓鐘鼓五河曙
五宗環朱鷺
句牖曉唱徹
皇居鳳管鶯簧齊舉
六龍雲擁千官鵠
立彷彿聞天語
紫羅襪御爐香霧
春色成和煦
一行騎從出長安
九陌珠簾如許
銀瓜金蓋玉鞭馳馬
都說神仙侶

卜筮子

孤鴻

萬里向雲霄
意托雲深處
雲外誰家燕子樓
似

有人獨愁 積水滿空澤
野鳥翔天際 擬倩蘆
花說舊絮月冷 渾無計

調金門

愁相顧 春草先傳着
數飛絮 落花成 耽誤
湊來 渾沒措 柳下扁舟
未屬 准擬拋愁 先步一葉
身輕風不住 連愁方肯渡

憶秦娥

霓裳樂群仙 拍手嫌輕薄
嫌輕薄 滄素娥 清冷藐姑綽
河山大地 渾迷却 堪誰手
挽天星 落天星 落

梅林纖月沒成檣閣

風入松

塞下

波羅紅綻未成酣
檣插紉于簪
舳艫萬里長風
梟六花簇空翠
烟嵐山色特描華髮
蜃雲先撲
征衫
海天東望
蔚爲藍
誰復咏鷺
蒼黃龍不
醉東氣惡
休提說白墮青帘
嬰鏢是翁
此日令人却憶征南

鳳凰閣

遍闌浮積素
渾如月窟
寒風一派
撩人肌骨
翦

是扶桑杲日朝彩高揭一霎化威稜盡歌
峭風爽氣兀自有入柱笏恁它百意描華髮春來
幾縱繁華也與春擎不信有秦宮漢闕

臨江仙

曾記錦川川北去搖鞭驅策照熊羆城堯幕幾
元戎投籤牙角聲機六花風百二河山曾入
夢玉鐙還倚長空覺華山月海門東披襟向若
萬里快然風

瑞鶴仙

清霜生處戟正牙角秋空池頭凝碧是誰辨瑤
席懸一天秦鏡滿函和璧麟龍且莫怕未節章
光重傾看中天承露金盤盛有琪華瓊液堪
惜西南鈞玉西北眉蛾各天相隔仙茆天暈三
五際仍消息願天公萬里雲霄先淨却把纖呵
細拍縱妖慕好點清光怎生側匿

唐多令

殘夜火明樓綺堂載芥流春入朱明雨未遇龍
亞風中飛鴈驚野渡外又橫舟幾日去瀛洲

笑人天際頭荳花棚初試鈎朝便欲乘風開萬
金雙鬢不勝秋

蕙幕遮

春鴻飛江燕語絡繹聲殘湊得秋多許山外閒
雲生別浦忙煞漁郎臥盡夕陽櫓 楚風臺湘
月潛簇簇合來都作秋懷譜濁酒清歌堪獨舉
正是東山又問圍碁墅

效希文

月華生雲葉護秋水波明月淡雲遮樹珠箔風

翻留燕住燕子無情啣得秋風去 月沈沈雲
絮絮嗷嗷荒雜殘夢無繇續早是霜積鳴遠戍
怕惹愁來又入多愁處

行香子

雨

雷冠山椒雲帶山腰滿江天嗷嗷冥鴻蒙蒙白
鳥矯矯青骹鶴呼風鷗呼友燕呼巢 烟濕茶
寮芥載堂坳控簾櫳條條石髮縷縷垣衣晶晶
浮藻筆生香鑪生暈硯生潮

醉春風

硯底潮生暈朝來風漸汛風從何處帶春來試
問問紅香欄畔紫籜池頭幾番花信 上苑風
花近無計排春恨雙柑斗酒聽黃鸝重認認柳
絮紫腸梨花頰面幾多風韻

蝶戀花

急雨騎風秋正節零亂山紅羞向庭花說芳艸
天涯曾此別南樓玉笛征鴻咽 獨倚層欄看
共月目極孤雲遂與魂飛越長缺歸來心寸折
維裳欲解袵成結

踏莎行

深暮倚樓 葱蔥帝里 漢闕秦宮 風雨裏 穢穢
才名皇質 唐文日月 明

昇平樂

秋思

好辭不管 君苗 祝錦字 休稍 蘇蕙 牋鴈 行愁 寫
蔚藍天 黃華 相勸 白雲 都捲 聽催 歸小樓 深院

小重山

坐壯歌亭

秋曉 啾啾 雙鹿 鳴一行 白鷺 起水波 明 畫梁 新
燕 關新 晴花 間語 字字 計歸程 坐對 海雲 生

倚天誰潑墨筆縱橫萬檣風色送潮聲疎鐘落
和月聽巖更

又憶丹白園

記得白園禾黍秋晚風雙鶴下聽鳴鳩海棠鷁
鷓語不休花香滿蝶撲玉搔頭長笛倚層樓
蓼蘋明綠水繞芳洲蔓花琪樹總當眸雲山送
鴈字寫新愁

又彈忠樓問鐘

兀坐枯床聽曉鐘更人清嘯歌起高春野花燕

暮舞火風回鄉信驚問是西東
夕日下晴峰
昔昏鐘又發月雁龐枯床兀坐思冲冲
人處
鐵風攪簾櫳

父觀中

細雨風旋細柳營錦裘蹀躞下六花成
甲光耀
月雨初晴麟麟發霹靂小車行
鸞鶴歷層城
蛟螭烟霧裏陰分
明萬行齊踏靜無聲
牙旗轉
鼓角向人明

御街行

重山深處重閉暮雨急秋蛩碎誰家樓外玉
蕭寒勻引紅鴻嘹唳丁東簷鐵攪人離緒都奏
惡滋味 家姑白髮先成淚一恁個醒和醉疎
鐘敲落短檠紅早是珠簷風細北山猿鶴南枝
鳥鵲幾度家園會

長思令

鶯飛飛燕飛飛春色還從鶯燕歸關山換旅衣
花垂垂葉垂垂秋颺開將花葉吹鴛鴦立釣

又

山一重海一重山接天高海接空相看鴈趁風
素一封書一封似隔芙蓉無路通簷花落酒
中

又

雨霏霏雪霏霏雨雪撩人鴈未歸長歌懷采薇
花依依鳥依依雙鳥啣花繞座飛而今花鳥
稀

塞翁吟

雲葉纔生雨樓外鐵馬嘶風報急水小河東飛
一箭青驄倚天劍破長風浪小結畫影騰空漫
道是長楊詞賦細柳英雄 匆匆脫此濫驚帆
轡滿走躑躅蟠花帶髮有渝海堪憑洗恨看今
日蹀血玄菟痛飲黃龍鳴江鷗發鹿鳧萃開誰
是元功

踏莎行 效平仲

千里雲山三年離會阿郎欲去還愁去乍來繞
膝日依依說歸不語先成淚 似識之無但尋

藥粟那堪頰解惡
滋味倚樓西
翠倚西風無情
芳草連天碧

霜天曉角

孤城畫角一鳳穿雲
杳試問南樓新月
應知愁多少
玉關人更老
望歸來一笑滿壁秋蛩唧唧
都說促歸來好

木蘭花慢

鶴來華柱下城郭是人民
非看七萃凌霜
六花
青雪鶴姓東歸向來事
且莫問但蘇裏匝地泥

征衣連戍胡笳正急連天塞草初肥
蒐胸中百萬雄師小試大凌西喜三箭天山六羸虎落
百道龍旗正黃雲赤羽兩同飛早是風馳千里
發攻月章重圍

柳梢青用張杜韻

滄海波沈角山峰峭擁護京臯幾望歸來黃龍
玄菟戀我青袍那堪地迥天高平章罷驚雷怒
濤只有凌烟一張圖畫春醉仙桃

再疊

蜂蠟迎寒銀鈎催曉一鷓鳴皋多少征人黃萼
白葉點綴秋袍莫題賦登高收拾盡天風海
濤只要西園一行飛蓋鴉柳鶻桃

三疊

銀馬嘶雲金戈揮日人在芳皋閱盡空華英雄
蒼眼恨滿綵袍憑猶登海樓高且聽箇松風海
濤試問東方春華秋實幾箇蟠桃

四疊贈劉生

蛟角逃名虎頭託興寄跡東臯我貌江山江山

親我坐臥方袍漫尋跨鯉乘高抵多少栽菱薛
濤拋却胭脂高陽池上碧柳丹桃

沁園春

秋思

匹馬東來掩淚新亭江山笑予看諸峰羅列霞
描白髮大羸環繞雲濺征衣化鶴應回鳳凰何
處惟有明月依戟枝凝望眼嘆人民城郭何是
何非是誰奪却燕支筭麟閣雲臺須有時間一
行直抵黃龍痛飲何如合坐綠野彈碁獨上高
臺風烟欲淨遙見白雲隨釣磯天恩遠念玉關

父老曰汝其歸

孫男之涉編次

卷之十終

周易卷之十

卷之十

十

高陽文集卷之十一

高陽孫承宗雅

下卷中
羅著

門人

序文

陝西通志序

代崔國府

陝西志初修於鈞陽馬公又十年再修于呂公
涇野馬公蹊田又六十年而今志成蓋更王北
部光庭洎其第給諫弘庭之才而周民部槐村
馮侍御少墟實屬定之不佞受成事敘其端曰

陝西古雍州地其四履割楚蜀聯冀豫以遠抵
沙漠而撫宴接之種中還八郡外控三陲其幅
員幾于萬里爲中分天下大域是以土函九美
氣壘三靈其方于天爲乾乾以兌金生天一之
氣而知大始故星半列宿主天樞以臨八極緯
萬類天以下名山大川脉所始起源所始發實
終南秦嶺太華爲中界而三五聖神始肇嘉名
舉生人服食器用委瑣科防以大及彛敘無一
不始于雍蓋兩儀蘊宗始闢于雷澤姜水而其

栢扶藪蒼岐奉轡相與闢天闔宇以規萬代之
安然則以譚雍之志固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
夫天地大期六十年一浹而天以人承地以人
靈今之雍猶是神臯而苞符若闕猶是陸海而
品才若慳前志姑不論論入今志六十年矣中
間紀星變三地震二地裂一水溢一大旱大疫
三黃河竭一而白鹿芝菌或以供玄旨耳其志
黃綬斗食而上諸文武大吏幾千百人而名蹟
所在得與河山流峙不朽者幾何人嗟乎天下

大勢祥不加祲賢不加不肖吏土者得無瞿然
思也予嘗觀采澗菱棠之日至武夫可爲腹心
而太駭以後則羔紘易爲虎韞兔置易爲駟鐵
雖中閏亦若快于公牙無亦山川深厚民性質
直德調之則和力驅之則迅吏土者何得不善
用雍遂使雍善用質乎夫淑法思終用法思始
遊生人之法雍始基之而大不用以爲厚小不
用以爲強乃古理禁而斂之今履平而翫之古
瞰無而予之今瞰有而寇之亦安用大冠長劍

唐虞官制自雍始而郡縣亦始于雍
今官府法度尚密于四方然則職思其始而提
衙郡國綱紀庶政使文武諸長吏相與善用其
地以撫鎬京而卽敘駝山鹿塞之會亦唯是二
三疆吏爲兢兢若夫約法賜租比制于大始而
大不小隙邇不遐遣使方輶兼兩不私獻丞而
廢士傾風萬流仰鏡若蓮三五聖神之遺于河
山百二之間則斯志也尚亦有深思焉

續保定府志序

郡有志則臨胸馮公粹郡修之殆三十餘年而
闕者未補適安邑王郡公以繕部來視郡事慨
逸事之未理以鳳翔倅王君次其書諸所舊仍
不具論論今所續次曰職官曰選舉曰官蹟曰
人物曰祥異蓋犁然不謬捩者不佞得上下此
三十年行事而竊歎曰予讀職官表見守若丞
李以下不翅百而登官蹟者六見州邑之長吏
若黃綬斗食不翅千而登官蹟者七讀選舉表

見舉各數十若十數合諸誦通不翅四百餘而
登人物者六又讀祥異事二十中間父子相食
者一早二蝗三大饑瘦一大雨雹二星隕一大
水六地震五獨三男產者祥一耳嗟乎天之殃
降益祥人之善作減不善然則精祲之數善敗
之門覽者得無慙乎不佞自漂髮來嘗見歲蹶
溢而衆或不恆亦嘗見歲豐和而衆或不免愁
嘆將無小民之倚命不盡在歲耶不佞向謁郡
公長安邸舍公益促膝諮予泊不佞時唯唯謝

不敏而公雅謂安民在吏治則條數事以勸創
諸州邑長吏諸州邑長吏無慮不應廩德用而
式于其飭吾儕小民共食利覽者而不廷不若
尚猶是吏治之效乎漢詔務小民安田里而曰
共此惟良寧虛語也郡當燕趙之會近在日月
光際主上有大澤賢先萬寓首被之卽應聲之
征不時之役亦實先萬寓首承之且三閩九水
會此如孺隸者不善用其慷慨而蒞者不盡善
用其慷慨之民雖豐和猶苦耳今天下戶口不

增而役煩田地不廣而賦益寧獨吾郡然吾郡
倚命賢者以自釋于恒而尚得稱吾郡不然富
襁裋而貧溝瘠其與有幾故不佞謂州邑之命
繫長吏而標長吏者郡公然則公之續此志也
寧惟修掌故之軼而急諸簿書者無亦寓臧否
昭勸懲以風此百吏而昭我人乎後之人按牘
而覆予說當有怵異而羞不爲嚮者六七人
矣

青州府志序

代王光宇

郡故有志十八卷蓋馮少洲先生同二三君子
所纂錄而杜郡守思以錢比部有成成之上下
數千年亦既條次有則第壬戌以來歲將周甲
而人事之紀闕如也鍾黃門龍源卽舊例輯其
大凡不獨五十餘年間類若列眉而惓惓品騰
以衷于口不必然而心然者斯亦黃門之蔚華
矣志成而不佞方東不遑授簡今且折肱于里
然無敢略方書不按也乃稍稍披其大略而言

曰郡齊履也卽舊履不盡隸宇下而間附以它
屬美哉河山亦海岱間一都會也周之盛肝大
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洎小白
以夷吾霸于鄆而南遏楚北伐山戎中包諸宗
侯以外撫吳越蓋六乘三兵王室復莫當是時
供億非乏而節制之師威天下有餘力焉其在
于今山河猶故也鞬擊肩摩連帷揮汗之坻非
寡也其它聘問會盟車馬玉帛眎昔不翅省矣
而土之毛不足以餬口家之藏鏹不足以奉耕

耘故樂歲苦于上給而一不歲反待給于上
一妖女子至仰勤王旅傾以饑驅之民遂揭竿
于市夫今人讀法家十八篇猶若嗷嗷而通貨
積財能以國寧顧或遜焉何也聞嘗按牘而閱
郡領州邑十有四耳戶可三十萬口可百五十
餘萬而地瀕海饒斥鹵水居什一山居什三其
田可十三萬六十有奇而歲辦不下七十萬其
用于土則居有干楸之役行有傳舍之役其用
于上則內以六宮外以百官六軍有供億之役

有輸輓之役蓋屬城不雄于它郡而賦倍之且
生齒日繁舟楫不通公私取給于山坂蹊澗之
田而曠溢蟲螽歲或仍焉乘以俗好任俠居平
鳴瑟跼屣六博蹋鞠時饒鮮衣怒馬之費慨不
快意以軀借交報讐藏命作奸剽攻禦寇故歲
饑輒盜盜起輒兵瘡痍連窟十室而九大約大
豪挾中猾以用饑驅之民每十數年一變而一
變之後輒十數年不易復夫瘡痍未復苗盜叢
仍守土者寧得咎吾民乎蓋嘗論之昔之齊地

能專用其主故上亦能專用其民其錢穀兵軍
從意調興而意所欲爲得一切便宜破法從事
無論鑄山煮海猶在握也卽富彥國活河朔五
十萬亦富行其德耳今長吏束手受空民寧惟
無以予之抑且有以索之皮骨旣銷徵求未已
念催科以拙罰有不問撫字以勞賞矣及歲不
三鬴則物力秋毫有主名而帑庾固無左倉之
需兼之比屋磬懸旁邑踵困有嘆蒙袂于空卷
耳往不佞嘗矯以清源之權振畿輔而主人不

受也卽不佞幾中于法嗟乎兵缺餽索之民民
缺餽索之上其遣官發帑誰非詬租吏所不遺
餘力而課者其以惠旣亂也漢詔以小民安田
里而無愁嘆責在良二千石而曰與我共此嗚
呼小臣無良也敢謂約法倘廟堂有與共之恩
乎其輕徭薄賦惠我瘠民徐以舉賢尚功而四
維之也寧得侈霸業焉黃門取義遠乃不佞爲
臆論無亦折肱按方書者遂次其語于簡

大同府志序

代

郡有志且百年而大吏之惺籌俎勝與守土者
之淵畫漸次漫滅且郡以雄要寄名藩卽方輿
不改而阨塞戶口士馬金穀之數以及古今秩
官之名蹟後者未續前者未該斯亦百年之軌
事已予不揣乃括蟬簡爲五志曰方輿曰建置
曰食貨曰秩官曰武備其各志之屬凡六十有
奇而卷十有五洎告成而予因嘆守之難也夫
守稱師帥以安小民而無吝嗟愁嘆此列郡同

耳然內郡開苦藩封邊郡開苦戎馬未有列天
潢于戎馬之墟而稱肩臂雄要若雲中者子嘗
道蜚狐眺玄岳攬句注管涔之勝又嘗過白登
望紇真青波故道則臺隍夷夏屹然都會哉且
歲輸百萬以食一圍而諸王孫若控弦武力無
慮不飾第舍爲鮮衣怒馬故履五父之衢不減
華京然指一登譙樓四瞰則百草黃沙慘及于
郭而不僅共一垣往不未歛小民被襁褓惜面
而盱燧守土者既倉棄于吊傷問苦之難自歛

以來嘻嘻游哺倚欵而躡瓊林之派非盡服仁
義也卽青衿時弄嚙語而荷父之士不怒敵而
譟上蓋守又以象箴于翫而難頃賴天子明
聖盡驅一切不法不藝以無爲百姓患苦而甲
冑予帥宗室予傳守土者遂得日與吾倅試以
下率州邑長吏以聽上所教令而輕重布之亦
何遠郡之難然而有難者地故高寒深夏赤不
毛而流火戒霜矣故藏鏹不足奉耕耘悉賦不
足供皂牧輿馬歲不登輒仰給鴈門柴荆以內

其畷躡而過磧者幾何且兩運不支兩兵旣無
可移而租庸之賦不以輸縣官又無可蠲此之
難寧獨督郤敵于空拳而課登獲于懸耜也况
郡當幽燕之咽喉爲陵京右翼一警聞則郊圻
震驚而戎索不固則郡不得擁盾而食予故志
武備特許于舊夫古守土吏能使匈奴遠避送
至移谷蠡之捷則今人何得快鹿車而不一惕
狼烽也且幕府深謀日討軍實則是綸也尚亦
資三城之略無狎歎于莫捷乎往左衛以七閭

月解而壬寅一不歲幾不哺于芋藿今卽微
主上寵靈不患有以寧不患無歲向我以不稜
日內假令我偷歲患而生戎心亦足憂疆場
顏行哉予念受土寧人意其計出盍旦故稍消
臆列于志如曰掇掌故爲文談于旄爲武則予
曷敢

高陽縣志序

予家自相州來占籍一再世輒稱殷厚先曾大
父柱國僉歲更之徭種種一可租卽代逋者輸
累數百金先大父柱國更備諸苦累嘗供司訓
遭他故費可千餘金至往旋河洛間數千里先
柱國少博學強記遂廢業以當戶嘉靖癸未歲
大饑族里流徙其不徙者方仰給先柱國更以
殷厚僉直年而又代族人爲直家半落踰歲更
以舖戶直堂費家盡落直年者直是年經過諸

貴人供張費其以舖戶直堂則專供邑令公心
紅筆札及一切雜幣水陸之錯當直年不必身
自爲應而家嘗募十餘便捷人待事至直單催
司庖司器索如例而後所供張稱善蓋貴人費
什一而凌雜費什九其所奏用數什不敢登二
三而嘗刪其半其所需不敢問值必備其所不
需卽備而爲人持去或敗壞必不敢稱備蓋是
時法令未卽盡一而當盡得以意令其所蕩植
民產不獨孑寡而家先柱國爲甚洎先嚴方兄

與予後先舉于鄉先柱國日爲廉訓而證以所
經見諸令公善敗嘗曰邑令公墨何以去邑人
墨何以來孺子其鑑諸蓋痛心于不造而每于
邑里所不便輒令講求其法予因得稍輯後先
行事而合以所經見可與可除就里中更老講
說其便每遭諸廉更能吏輒訪其所爲時或跨
款段歷鄉社一丘一壑一石一木罔不低徊錄
列當弱冠閱廿一史則手錄邑里事爲帙雅好
聞名州邑乘載及唐宋金元諸南北人私集得

邑里舊人舊事如遇故人于途而刺刺道故也
時期以仰副先柱國明訓曰它日治一隅庶其
以痛爲療已乃披釋藏得名僧八而道簡披其
半解薛登朝亦復于羣書有摺黠稍稍爲帙而
未敢出甲子春兒鈐偶攜入遼寧從金戈惚惚
中芟訂攜之歸而惠令公遂授之梓因念邑爲
人才舊里其叨允篤誠實開儒宗予何敢薄望
邑里而不以才勗邑廷豪不百里吏土者務廣
衆則不來來卽不從輒棄去故法無嘗而邑爲

罷劇不可起其俗亦緣以壞蓋齋漸爲侈樸漸
爲囂田若墾而賦或速戶若增而口或寡詎租
之吏澹災之便普交錯于邑而邑病然侈不當
宅奢而邑已爲侈囂不當宅樸而邑已爲囂至
更饒伺上意時中公度時中私橐故交相爲瘡
更病吏土者如嚴中所謂讓令公往往往嚴
更病其所可見裁之禮以挽其所不可見
乃可非以陵唐令公視予邑廉公有威悉
循而意在爬梳舊蠱康我良賤故爲濟吏

能使河伯安流無羨賦遂無亂無曠人遂無
通人蓋褫身冰玉中不慕予邑故邑卽彈丸而
肯安于邑以終惠吾罷劇予所私愧不能以數
十年錄記治一隅以仰副先柱國明訓而今公
治邑于才旣嚴之法載裁之禮猶若不忘被
也予願後之治予邑者無忘令公意乃無片
人而此曠直罔覆耳

應天鄉試錄後序

臣宗以疎聞濫竽官竅自惟材識不當論士次
又不當之南國徒以前臣者謝不往輔臣粹以
臣應上遂略臣才識命爲臣宗副臣亦粹約
心志方舟而南因念庚戌之役曾分一經于主
者今卽副也乃樂一鄉之全經而地又當南國
大南國固我高皇帝所由旣禮樂以開一代
文明者臣聞旣則維終守則維始蓋草昧經綸
斟酌風尚思詒萬子孫統緒而法久變生如馳

爲既厭乃嗒然思返于澹寧故叛不維終法不
久守不維始法不通臣觀南國多士林局湛深
論說明茂以今類始蓋已思無留睿技無留長
然未售而蟬依既售而頽棄天下將國家好以
空虛無用之文論士儻解闕而人駭之又何論
解禍而人指之矣朝廷歲飭功令益煩益甚舉
者得無懼焉臣以爲世尚樸未嘗無華士世尚
文未嘗無慤士則士亦何計樸華獨計聖人紐
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如南離之候草木羣生

欣然相瓦而坐極則返氣極則復今天下尚
一維其始乎高皇帝履粹函和提衡萬類以
日月予中天以河山予大地以衣冠禮樂予萬
古之人心然後一代生民脫于酪穢而澹然相
與以文蓋天之文日月地之文河山人之文禮
樂而天縱聖神既挈兩間所久逸以各予其所
而兩間之菁華始盡收于三紀之經營至于今
若君臣臣父父子子日由禮樂即日遊于文章
要尺幅次奏亦臣子深心而徵學徵仕令天下

愷然于觴管聞是周官禮樂無亦叛以維終真
足恣萬子孫挹取而不窺中天之日月不發大
地之河山又烏知天下有人文也臣惟君臣父
子天地之常經有聖人出而經緯之爲禮樂其
經緯之而成章爲文蓋樂樂自生禮反自始頃
者仰見我 皇上召對羣臣諭以保愛 皇天
子至意遂舉 祖宗舊法風厲百官竊意我
皇上于父子君臣特維始于 高皇帝禮樂而
重念陪京倍益解額多士遭逢盛際得無仰應

以高皇帝之文章乎臣讀祖訓以典謨訓
天下盖力斥揚馬浮藻至曰士不究道德之本
不達當世之務何裨實用夫實用者高皇帝
所謂文也洋洋聖謨萬方世守而南國遺予在
焉意多士感激聖化維所自始其自今日矣臣
觀南國文行雅爲四方慕効卽如圖書器用日
新月異而趨之不翅功令然或屬託于古不古
輒目笑之曰迂故其說中啖古之腸而得以屬
售乃迂者懲屬而惑真遂槩題之以屬然而金

錫竹箭織文織縞之屬貢于天府而地所衣履
半天下豈其槩託于古而又安在無實用也或
謂南國之器用以新託古而南國之文章以古
趨新臣竊謂高皇帝所予父子君臣之道如
河山委地如日月中天我皇上復漸磨以絨
樸之化者四十三年矣閱千百世而古卽閱千
百世而新多士日取其道于父子君臣而經緯
爲禮樂則純忠篤孝和與應國家文明之運將
閱千百世而新卽閱千百世而古不然聖賢之

緒散爲百家而反拾百家之緒以歸聖賢氏說
新說古曾不一體父子君臣之實以反所自始
是南國之金錫竹箭織衣織綺衣履天下而南
國之文章不得與器物之屬者同用臣不爲多
士願臣謂士當爲真無爲屬與爲古之屬寧爲
今之真蓋古之真樸然大雅如元氣之在塊比
遇物而實而今之真輸于一至竟於一成卽不
護其短亦不喪其長乃若耻偏絃之靡應莖高
微之難逐而標獨爲幟合衆爲局則失今之真

託履之古卒亦如質器之盡露其質爲迂者笑
士宜何居焉臣觀今天下履真紛擾遞爲凌競
非復高皇帝明法因念士一涉世真氣漸靡
故于嚮進之初預塞其岐塗倘其併心一慮力
還周京禮樂而無厭常于父子君臣則日古日
新于以仰副我皇上作人雅化臣卽迂不售
廣古臣厚幸矣

陝西鄉試錄後序

代

臣自惟行能無所比數蓋通籍泱紀矣備員庶
部尚不能數軍實而申做之乃被命從臣某校
士且濟濟周楨不翅三秦之杰也而又功令嚴
重之日臣用是廩廩慙不勝已自念世受國恩
而世業鉛槧倘可緣嘗聞以佐王者而補所未
學于職業既事竣士前臣乃遵故事黜之臣惟
陝西古雍州地河華之雄實始流峙故人世薰
生之用始于雍而共栢蒼岐以後代闢神皋之

靈秀以亭毓英賢而壯日畿之人文入周來秦漢隋唐又代以爲都而偏受秦名乃道當稱周夫天下之文自周開也蓋作豐宅鎬而極矣然分彙往岐世修本業而非騁于文至秦罷儒棄詩書卽自詡開業光美而務強行武不以文治然而鐫功勒德詞與金石爲昭又若不滅其文者豈文自有憑而不盡人操與將詞章非文也昔人言周士貴秦士賤夫可使貴賤豈士也河華不乏靈穎而頗無不可貴賤者乎倘亦擬已

事爲評耳世稱秦賤儒士以其說難施用
純儒生卽穆之不爲盟主也而奪善人間取士
于戎于宛于宋于晉要皆詐力詭譎非復先王
之道術迨其後嘆伊人于湓浹上旣苦不得士
而羨夏屋之渠渠者嘆四簋之無餘士亦苦不
得主蓋五蔡二弓之習漸于中閨而徒馳想于
草廬馬顛之盛無乃士果不貴于秦與然臣讀
小戎諸什則壽考不忘何減雲漢而從公于狩
何減維君子使者且周之君子曰如圭曰如璋

秦之君子亦曰如玉則士于周秦何分焉乃臣
嘗窺周士于卷阿矣彼其頌馮翼孝德旣歔武
捷至形容吉士之藹藹則又借喻于梧桐鳳凰
而曰萋萋萃萃雖雖啾啾于以上媚天子下媚
庶人當是時諸君子所爲殫力和衷雍容皇路
者尚可想見于千載之下而君無復強公杜私
臣無復黨同伐異豈非河岳之英靈漸淪于聖
明者厚與故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又曰周王
壽考遐不作人臣始知芄芄槪樸果不翅婁婁

蕞葭也然臣更有樂于秦焉秦之誓曰斷國曰
休休臣輒思念臣所錄士得此一个爲快及讀
無衣三章則又奮袂而嘆以爲今人之砥也夫
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不以私同也夫曰王子
興師修我戈矛願以公和也此不幾易之渙丘
與世人修戈矛于伐異直可惜砥于同仇矣然
則周以德調秦以力驅不譏無闕于士而豈能
貴賤士與今士生昌期沫 天子文暉之化旣
久且深而風俗移易非有齊田楚屈之遺若高

貴富人豪杰兼併之舊故其文溫醇爾雅直慕
隋唐而步西京遂以追采澗芟崇之致不直爲
先秦之詞章則臣安得不貴士然士所貴非詞
章也竊意今士之急在力補其不足不在更飾
其有餘蓋矜詡多則冲遜不足凌巽多則謹厚
不足虛華多則本實不足夫矯然而任天下于
朝必竣然而請遜于野者也士能捐去其多卽
以補其所不足使天下誦雍人士曰藹藹口雖
雖庶河華之靈能始之士能成之士勉乎哉無

謂厭厭秩秩不比于鸛羽而讓周損頰使統朝
失言于秦也臣厚幸矣

非畿武舉鄉試錄序

代

歲壬子復當舉武士于鄉以獻司馬則四郡材
官若良家子集于保陽直指湯公實監臨之慈
綏諸文武大吏比于文事三試得若干人于城
乎腹心乎桓桓赴赴將于是取材焉夫三輔依
日月光際涵濡 聖天子久道雅化當不翅周
家中林之士不佞因嘆周之盛時車攻六月猶
勤國力于獫狁洎其後遂以燕獨當 而兼
之交臂以事四圖秦漢來乃至傾天下全力備

而卒不得其要領其在今燕更重矣北與
共垣東與高麗駒共海而實內拱陵京之重
以其托重陵京遂悉天下精銳屯戍雲朔龍
臺之間故其傾全力備而惴惴若不足也更
甚于往代然而奇材說客之所聚游帷籌俎勝
之所漸被兼以擊筑學劍發其慷慨悲歌之氣
以故士生多長材大器卽逢掖或喜談甲冑而
甲冑諸士真不翅周家中林矧主上拊髀思
人寧止拊怒以風而諸士抱鳴轂之耻豈無奮

臂而應者夫士卽射洞札騎如船其敵幾河又
卽畫成陣詎射覆其佐方略幾何然上舍騎射
文墨無以校士而士卽盡騎射文墨尚不足以
當上若夫拾遺潛狎于作好一旦投鷹揚之會
而驢語乘伍安在爲燕趙慷慨士也周家中林
之士至可爲腹心而今或屈促于文吏慄不敢
出一語無亦曰是方 文墨弄我肘卽于掌服
者夫爵祿孰與身親文士之筆鋒孰與百萬之
銛矛士不致身外之爵祿詎其致爵祿中之身

我又安得借若曹于臂指也往舉于司馬者或
得士餘輩備一城今且三舉于鄉遂得奉幕府
之牒而乘障此亦諸士効用時已予嘗恠天下
當無事輒賤簡誅韜及一旦有事則索之若不
及士當上賤簡旣苦于見輕乃上索而用之又
若不能盡爲重故士苦于上之輕士而上亦苦
于士之自輕夫士不自輕非如近者驚然無所
持而酌酒僞坐爲豪也士起行間饒用屬故氣
力用之結內者爵彌重身乃彌輕歛其氣力盡

用之殺敵者身彌輕品乃彌重兵家明輕重務
使地輕馬輕車輕人人輕戰然人知膏鏑
饒車輕人也鋒甲堅人輕戰也曾不知士能輕
身乃能輕戰士能重身乃能輕身然氣不定何
能不搖于世而身輕矣氣不定搖于身而身又
輕矣故曰百萬之衆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
夫士生如礪慷慨之氣所自饒也要在能養養
氣者謀不以言窮言不以兵窮兵不以財窮視
其身爲國家所托重而不肯小用其身其去疆

陽若擊強其離中所不自噉若擊惰其怯私闕
若銳卒勿攻其脫世羶若弭兵勿食故忿可侮
廉可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而氣定者生死不
加于身而况身外之爵名乎兵法語稱生勝有
曰勝兵若以鎡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鎡願諸士
之自勝也以鎡稱無以銖稱乃諸士所爲重其
身以爲國重尚其當干城腹心無徒使傾天下
之物力事燕而燕曾不能出一士以佐天下也
諸士重矣

大明律集解附例序

律之詁曰矩曰率律者天子與天下共以爲矩而率之也樂有律師出有律師之律不爽遂止而至容民樂之律不爽損益而主相三刑之律不爽輕重而主容如師主生如樂三者一不得其平而統于天地之和故謂之律然律求所以生之而用律者求所以殺之故古之知律者省刑而今之知律者不失罪耳我太祖高皇帝重念民命詔定律令凡六經聖裁爲四百六十

條而列聖相承復有條例以補律之所不及
蓋至我世宗皇帝之乙卯漸積爲三百八十
五條我皇上欽恤庶獄命刑臣重加酌議其
仍者半刪定者半凡殊旨別旨詔例榜議非經
議請著令者不得引比然律文沿晉唐之舊愚
者既懵不知守而姦者且依法舞文丘文莊滌
議命儒臣通法意者爲解而陳御史察等如其
成書予是一代之大法字析句分不獨令天下
曉然知法意難犯而實令士大夫深念民命無

進博斷棺之利退抱仰屋之憂也蓋自古國家
之運莫不與法爲存亡故臯匿則民勝法臯窮
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國歿是以願治
者相與共率爲矩如樂之鐸如師之符而不敢
以意用然今天下郡縣之于律患不明而朝廷
之于律患不守不明者監司直指間有駁正其
不守者上旣用意以屈法而下且屈法以奉意
嘗惟漢廷尉釋之號知法而曰當是時天子殺
之則已豈以天子而可獨失律乎唐權善才法

不得死高宗欲殺之王本立法在必死高宗欲
原之狄仁傑兩執法以爭而兩得其法雖以高
宗之主終不敢以意與而况治朝乎 高皇帝
當律成而曰非但一代當遵雖萬世當守也豈
非聖子神孫所當共以爲矩而率之歟又嘗恭
讀序律之言曰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夫禮
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而明刑以輔禮
乃賈生有曰禮防于未然之前法禁于已然之
後嗟乎安得輕徭薄賦以導民于禮而無輕試

法乎然而不得已也終願明律者無失其相
容相生之意爲朝廷守之爾

漢疏類編序

往予從尺幅簡材識士雅不欲以此耦聲律盡
豪傑之槩以爲士一行作吏卽承上教令而機
達之不文不遠况入依承明金馬以言爲職若
以職爲言卽不欲駭天下以不可聞見之秘密
而學不博不足有質識不遠不足有見故亮而
不俚精而不晦寧惟尺幅也予以尺幅閱伯玉
則伯玉材識具在尺幅而論事類畫綽有古法
旣以大廷高第出馭劇郡藉藉稱三輔循良偶

以所輯兩漢類疏跡不佞抑何詳而有體也夫
疏者下所以通上故于訓爲通而疏爵訓分疏
屏訓刻疏軍訓徹疏濊訓滌合其義爲封事以
達之上訓通夫分惡其失當也刻惡其失真也
徹惡其回護而不盡也滌惡其詭諛而不潔也
捐所惡而以言者之心通聽言者之心乃可以
爲疏夫疏有諫臣之用有大臣之用而兩人者
之疏有疏人有疏事公孤六曹之長得平章言
者所條上論列而用其長乃諫臣又得就大臣

所規畫錄用以財可否而折其短故大臣多以
事見而諫臣之丰裁多以人見大臣言簡而盡
體大而精曲入之不嫌于平而或以將順爲隨
諫臣觸奸措佞不切直不足以折角而要其必
從而或以過戇爲激然大臣叅密謀而懼天下
未旣其成先咎其不盡則稍稍以言彙事而下
自同于諫臣卽諫臣預陳不可必之禍福扶人
主而其言不驗人主固薄而不信至毛舉瑣屑
友朋所不堪質而譟列之九陛而又或溺旣燼

以爲豪也故大臣與諫臣兩失其體而疏之訓
不明今兩漢諸君子其疏具在卽迕合異遭而
伏蒲排闥各殫其衷卽疏一人亦罔不引經據
傳責以大誼不効世人作里巷勃谿之談且繼
兒首鼠于諸君子何如而小言大言固爲社稷
之役者斯亦古今得失之林矣嗟乎投魚水之
歡易當雷霆之下難非膽智則材識弗任非茹
吐古今則膽智弗克試以言不言見人以言之
用不用卜兩漢興衰存亡而見世斯伯玉所爲

啓天下膽智哉蓋宋人曰聚古今之精英實治
亂之龜鑑予不獨望言者矣

歷朝忠義彙編序

蓋歷朝忠義諸君子合之無慮數千人莆中郭
道憲釐以八類銓以二十二卷題曰忠義彙編
其取例精而核嚴而有體舉數千年精英正氣
蒼于一函若玄圃崑丘琳瑯紛若無復問蒼璣
小璧之奇者當其傷害氣于塲蹟歎孤懷于寒
坳卽快于所就而每痛于所遭則有若戎郊戰
壘折戟流沙而心慘者則有馮鳳羈凰佐寬局
影而心憤者則有似月葦天虹驚燐化碧迅感

豐稟白日埋光而其心鬱攸不揚者蓋成敗在一時之社稷綱常關萬古之宇宙而撐拄宇宙之正氣不昭宣于兩間則佞舌薄膽反得樹頰眩于回面是以挈綱引維破穴豫于岐途洗秉貞于丹府使粟犢別砾于織兒忠鬼分標于殘客諸凡顛衷異調初末異操附麗非君低個非慮皆絕勿進蓋不獨潤草塗原之佐不至爲邪于側入所嗚噓而狐蹲雉伏雀目鼠步且震闕于批鱗踐虎之風稜而不得以噉名爲誦譽於

休哉斯亦撰德于旂旒圖芳于鐘鼎矣蓋自昔
論事君者曰以忠曰行義而忠義之極唯曰致
身夫致身非必于死卽死亦非必忠而願忠者
必曰死而後已誠見小夫悞臣羈于苑枯譽譽
之微纏者皆起于自私其身而身一致則苑枯
譽譽不得干而心盡何者人臣祇其身爲天下
重必不輕以身許人而一許則終身不忍發乃
祇其身于天下輕者嘗不知身以爲天下而惟
知天下利吾身故其身如蜣螂無以自解而圖

蕩于枯逃警于名卽心所不可而隨世曉曉彼
固計利于身耳夫人臣而利身也亦何不至矣
姑以諫論人臣當昌明之朝語爲刎跗遇爲鴻
風卽委蛇蔚爲上臣及時事紛拏投難茹苦必
小以去就大以死生力脫微纆乃可以圖公何
者人臣死職死言死亦其常然唯不問其生者
乃可以死亦唯不問其死者乃可以生倘念岐
下利卽死非臣誠而况主未迷奪權未倒重乃
至穢死灰以衣飭其大疵而逆計其不死彼誰

比不笑人地下乎予閱卷中人悉其義烈與其
時權姦熏轅之勢輒廢書而歎謂宇宙精英之
氣別具肝腸必非全軀保妻子之臣可幾奈何
妄男子眊筆一牘輒附古人以據顯名要雄峻
何異絀絀坐冒首功及比于肝腦塗原野者雖
然起死人有拊其心人臣行不必盡合而願附
古人倘亦拊其心者不死者乎俞跗或欲起之
矣

姚胤昌廣蒙求序

蓋聞鴻鈞轉而雲漢昭回，極真而峙流共載。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寧芙蓉于木末，采蔚荔于水中。則摛摛徒勤，矻矻何益。是以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有雍錄姚胤昌先生家起文科學宗，宦牒顧金虞前敘述推高。壹鳥形魚勞歌，輟咏雅佚素流之規。簡寧醜名士之離騷。蓋韻度既清，矜期自爽。文彩饒聞于浴，纏景光假日于煩官。以故玄吐白鳳，迷開班馬。

一雋當子春之旗鼓萬泓淳叔度之汪洋所著
有易解說林寓言望洋諸書業已膾炙人口滌
蕩煩矜而近復有廣蒙求三十五卷予晤言于
極樂精舍得傾篋讀之其仰圖員蓋則囊括星
日吞吐雲烟其俯攬方輿則原本山川極命草
木其中畫人事則琢磨道德組織義仁至于資
談助則笑牒言鯖益于腹筍孖筆藻則弄戟走
兔蔚爾經厨蓋蒲菹脆曼熅而不射公翰操空
柯以何斷故籛金不飾于姸史頭玉乃慚于雄

髮然冲蒙涉田而致遠不若遵途之易也磨騰
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以故沉澆醜械
倉吐英華使貧兒驟詡于談端學子恣材于筆
杪蓋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嚮則音微
自遠而石田種玉先登多寶之堂驪頰探珠更
涉含瓊之海此先生所爲漱六拒于菘圃函三
駟以萃盤也嗟乎發墨嘲玄子正已蜚香于舌
妙補天拄地得仁寧乞口于文權而手勤冥索
額取蒙求聊以識理窟之前旄見說叢之落塵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三

云爾

紫陽朱夫子全集序

蓋世道繫人心而人心之蠢世莫大乎離經離
經者視經爲通人之轍而墨守無以自見故姚
子泰度以博所欲而收之寔且進據道德之塗
以博所大欲而收之名夫寔收之以亂天下之
爵柄而干主令名收之以亂天下之學術而干
師傳干主令人猶得式格之律繼之而師傳晦
則畢世之人心集然而從以世道遂燼亂不可
已蓋朱子之言曰道統之傳散在方冊經不明

而傳始晦故窮一生之力以研聖賢之經而扞
為文辭皆足翼聖經而正人心而離經者方且
薄六籍腐前哲彼其稿項于一先生之言則多
變異說以進迨糜勛名之外而寄籍聖賢則多
進而持異說蓋採華者迂其辭而僭窺斯道之
騁旄者并迂其意如貴人建浮圖願為新不願
脩舊而沿舊者又認指為日而不識其歸故說
嚮于詞而馬足于行不獨為自立之標而且共
入室之戈矣夫朱子蓋嘗遍窮百籍又嘗編索

名師友然其主以敬而無念不經無經不行故
簞食晏如而一介必道登仕九考立朝月竒耳
而侃侃論列每以去就爭之不顧且所至有能
名又非徒虛而無當其言孝宗曰記誦非以
探淵源出治道虛寂非以貫本末立大中此其
學問大旨哉迄今讀其文如低徊俎豆之場而
朴逸驅簡踴步皆寔然學者或不能不登枝忘
本而欲挾其流者矯以逐虛明乃學者又憑虛
而無所住夫目入願解蓋知也而手舞足蹈終

入于不知然則學何必尋故亦何必棄故何必
耽寂亦何必逃寂士或顧采澂芳而無一言幾
于道亦有探玄鈎要言幾于道而不得名爲儒
蓋懸想無與于觀而以游未歷其實也惟朱子
反躬以踐實故其言如登陟後揮塵談名山然
而後之人猶不能不波也蓋論其始卽揚墨未
嘗有心于害天下而終則習孔孟之言者亦未
嘗無害于天下故孟氏亟亟于止人心而朱子
于正心之學力持之不變是以其徒謂道自孔

子而後一著于孟子再著于朱子豈非其反終
之心同哉今上雅意正人心諸操異學者絕
勿進此世道休明之會也刻紫陽集者意在斯
乎寧唯是明師傅抑以尊主令

大宗伯抑所唐先生文集序

昔蘓子瞻稱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蓋予讀唐先生集及其傳而信之郭宗伯傳唐先生敘其慷慨正直反覆周摯出盡剛仁之槩而予讀之因念今天下有綰轂一方身在去留者至煩舉國爭之不置乃嚮者宗伯當癸甲之際于國關宗社于身闕死生獨一二人如唐先生堅持明諍于要人而曾無一人引大義明可否于朝至要人退而正人有寧宇天下始爭繫籍于其下

而奏牘一掛其爵里則盭腕題爲名流而向之
堅持明諍者或生或死或顯或晦卒不聞自詡
結交之素而此正人者乃一一標其人曰某爲
我堅持某爲我明諍嗟乎何向之君子輕人于
死生而今之君子重人于進退也然則論唐先
生于向之君子豈獨威鳳之在雞羣乎夫正人
當憂危蹈頓其譽我于聖賢者旣擠我于險而
膽智悻駭耳之雷霆者亦復尤預奪常乃先生
低徊于正人去國之際不難危犯者之鋒以激

發天下之正氣而解釋其衷此豈詞臣弄柔翰者至今讀北風雨雪之章可涕可憤尚令人腐心裂眦有請劍尚方之意而中間宜婉宜直亦疎亦密斟酌于語言操縱之間卒以消禍萌于既加甚至執政所欲庇不能得之先生而執政所欲去先生卒得之執政此又豈區區以口舌脫人于禍者嗟乎先生可爲大臣矣先生經濟大略自未一試于朝獨其醇應諸著作尚留什一于篋冢君涕而授簡不佞宗以敘因念古之

立言者有言以人重有言以言重有言與人俱
重而要其立言必皆卓然有所自持不肯低廢
以隨天下而惟道之合故能爲天下重而有所
托以不朽先生生平嚴請托絕附麗嶄嶄孤立
其氣定于養而詞成于氣故諸所揆裁和平婉
麗而慷慨正直之氣不憂筆札間卽其原本山
川極命草木牢籠載籍之菁華而與子言孝與
臣言忠要以抒所宿誥如長年三老談河海曲
折至正危直言于癸田之際而片牘隻字皆足

以翊世扶人真剛者之仁哉世稱天生正人以
遇佚要人而寧知天生要人以成天下豪傑之
正氣故嘗謂天之風雨晦冥人之喜笑鴛鴦皆
佐我詞料而世間豪紛勢熾傾附縮胸之徒皆
足以供我怒生之氣而顯其不戒之節令天下
從正人片牘隻字中讚歎頌說無已時而正人
之言與人乃俱重于天下而有所托以不朽蓋
郭宗伯之言曰先生詩有輞川之致文如陸敬
輿此未必盡先生而要之先生不盡于其集其

曰人似李元禮不可奪又曰大旱金石流土山
焦而不熱大浸稽天而不溺幾于盡先生矣

王冕斯太史初集序

予少不習爲史故多學史事不能爲詞苑雅言
及東髮登朝乃微入詞苑及荷橐直承明卽不
能降心爲詞苑而言不得不詞苑不圖齒
至而遂爲邊吏去所習詞苑而馳疆場故世之
不能文而詞苑不能武而疆場者予也予以邊
吏閱邊方在白馬黃崖間按家信言適得予鄉
覺斯先生初集可盈尺者再予故知覺斯以經
濟爲詩文不知其初集頓再盈尺也恐促其集

閱之馬上夫子不能文而不得不爲文也猶其不能武而不得不爲武也予旣閱武遂以武閱覺斯之文覺斯據實而文憑而多致殆覺斯自爲覺斯者其抽毫爲深沉之思則潛天潛地虎變龍蒸而陷陣大呼神色自定其取多用宏擷萬竅爲聲而蒼璣小壁不遺一椹則破斧缺斨奮于一旅而忘歸繁弱細犬不捐直探武庫以供龍圖百萬而束一鈴共高文大冊遮爲苞絜帝室王居蔚乎奇麗則柳管楸埽鸞雲錦雲而

六花九疊其出無窮其過都入里傷世閱人則
走兪兒于斷壁殘壘賦心乎折戟沉沙遂以招
化鶴集澤鴈其體物肖生揆策圖事則霏雨依
揚投四子縵絮乎聚樂離合之思其奏雅賚
言端冕道古則看鼻流雲環頭佩月日羽雲旌
息于尉候而百工羣譯奏昇平之頌嗟乎予不
知武安知文念文士借脈管貌山川草木之情
性傳皇帝王伯賢聖之精神遂以發天地塊土
之氣而又或借天地賢聖之氣神河山草木之

情以抒發我靈性故法家深刻而入扶其情也
畫家炫爛而出貌其神也兵家發揚蹈厲而奮
振其氣也覺斯靈心慧性定氣遠神其言人人
意所及卽其言人人意所不能及蓋抱高世之
材而抒以堅良其語出語入語高語下亦復若
用竒用正用衆用寡而先爲不可勝予每恠世
人低徊于峽岬之斂紉而不覩天下有洗天浴
日之洪流貯萬鱗而沒光曜也得無讀初集而
神氣爲索予老矣且暮釋武事而歸休乎蘇門

黃華之間偶僦覺斯馳使節南來遂得晤語
韓家水治以竟斯文

鄭思成悅偃齋文集

士有抱而噤選世不得言也者必其有抱而噤選世不得行也者夫士乘遭遘期一盡胸中之奇而頽邛人世以何問此冠綬也則能有不必盡蓋恢然處虛者銷龍淵爲鈍而託曰世不用耳夫世不乏賢者何至錚其身而逆天下之不用誠吾之才有當于天下則眦目聲利者不必行也而澹心聲利者不必不行也得一不必不行者則于世不必無選而要無選于世之賢者

矣誠無選于世之賢者則于世亦何必不選遂
州鄭思成弱冠登朝蔚爲名世何南何北何內
何外世嘗若不盡其能而思成未嘗不盡其能
生平意所得當一抒發其中所欲爲卽謫落樂
也其意所不當得而俛廢跼蹐博一官不樂也
以故通籍三十年行不必不選而能必行其志
其所爲序記誌傳諸啓牘襍著博太沉雄言必
當世之疾而予之石其于國家之大機生人之
閱紀無不娓娓提其要至模寫回喬詭譎之狀

則若借尚方劍于管觸而鳥雀逐之也其騷
幽人志士高賢大良之穆行則又若造膝式廬
而膠漆投之也行所欲言故言所欲言而居平
之致無溢喜如寒素然居歆之致無牢騷如平
居然夫道迂而澁畔不可循者啾也幅狹而抗
羈不可騁者促也其辭啾者意得而憍也其辭
促者意喪而菘也思成無一有而獨以數十年
之蘊藉捋其毅然不阿之氣自撫自范其不襲
古人之語也若其不附今人之行也卽所自疏

主上曰烈氣不減捐也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
哉予觀易下隨人春秋襲且于之役誠恥之耳
夫人恥附文恥襲附者傍要人而不敢孤立一
意修行者尚謹之襲者接往跡而不敢妄措一
武乃修辭者甘心焉豈江山之奇麗不供我攬
結古今人物之殊絕不供我驅駕將吾之才情
不可以攬結江山之勝而擷其秀驅駕古今人
物之長而握其靈亦何至容頭過身拾遺漚以
自娛也易之賁不言不文乎于趾曰義于須曰

與上興也蓋此之動曰我須之動隨人由我者
變化在握而交錯于剛柔以成義故曰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嗚呼持變
化之道者可以義可以文當不至寬襲于附令
有抱而不得盡也蓋予聞思成之先額堂曰白
賁夫舍車而徒義能爲白矣

姜抑若起秀亭集序

予讀書文安蓋友王翰簡劬生弟姜抑若掖令
云抑若爲劬生內弟一時一隅稱兩快士各成
一致劬生負寥蕩之氣而沉博其爲文若江海
驚濤洄流東注而蓬山瀛嶠不妨撐拒其中抑
若才比劬生加以雋快時調泛駕于馴策燦爛
雲霞英英天漢其後相次各繼兩尊人成進士
劬生尚搥珮金馬玉堂間抑若則鸞鳳棘叢棟
榦之材旣窮短馭管觚之業更窘旁廡予蓋讀

抑若詩與文而三歎也抑若骨清而氣爽衷多
辨而貞不與俗絕直不與物近至識料所獨特
卽百棍不沮其學博而粹擷之發中丞公遺筴
不翅兩面百城其繙史則兵刑錢穀若一代經
綸大業罔不羅列胸管以邑當太行東注龜鰲
之與居考河渠于鄜生以合列史蓋繙史之一
斑其任披令爲大府倚郭浹月而吏民懷畏卽
負茲未帖而臥治新劓在則頌之去剽恩之蓋
文章政事具有兼才而千僦若一覽千併一殊令

人拊片玉惜連城未盡也予竊讀其文念其人
而因念其詩與文之致記不云乎禮者物之致
夫物撲耳而禮爲之致黷者亮需者敏黠者平
有放而文有直而掇蓋其致也度開府之清新
鮑樂軍之俊逸合以支道人神駿無亦其致乎
撥其人悉其文讀其文悉其人觀其致耳蓋天
地之元氣體物于弄植爲華蔕于珠慰爲光英
各結而成致其在人則氣神之標貌肢骸之韻
度相迫而出襪之爲選襪之爲牽慮百而不能

紛故曰一致而百慮予讀抑若集矜容愛儀有
條不紊固自多致翩翩卽腕不停揮醉沈衿履
亦復翩翩自爲一致蓋風槩雅持旣不願拾級
聚足于蒲籬而選潭澤木又不願課蟲魚收蠅
瘼效今人之奇腐要以才能匠意力可驅陳註
以人喻中蓋有入山禁園爲揖客無令阿意懲
患如汲長孺也者其整肅直勁正凝絕而可觀
又對博遊翠裘山給奴弄丸于蛟螭之窟不瀦
不迂如狄懷英也者其致通脫圓雋雄邁而快

蓋致之山也漢吏所不能以矯飾邀之致之成也唐臣所不能以嫵媚儼之昔人謂蕭文終謙淮陰也以天廻夫天廻之發也爲致壘四支而英揮寸瑄而靈微獨人致也抑一代之風猷運苟有致焉予且以天廻賞抑若之致惜乎未見抑若干致之止也目今中丞公諸孫振振且廻固有竟抑若之業者矣未敢以銅墨欣劬生金馬也予更念劬生云

果國申象村稿序

象村學程朱尊康節其理學以數入諸所圖陰陽兩儀及進退乾震盡經世大法卽不必謂聖人有意而數若寫其意其自述依光詞苑載從干戈乎四方而晉文昌領議政間嘗被放其壯歲語多溫嚴有風格及歸田五賦若拘幽獨漉三十篇感遇三十六篇每嘆陰谷之不賜而出溟入滓合睡覺于一故其詞有班騷白馬之雄有龍笛鳳笙之麗有鶴斃鸞輶之儻仙乎欲上

當其適輒欲追夔契逐陶謝又若駕小車乎草
碧花紅而晒左徒之迫隘其體物之極若非我
非魚知我知魚酌窪盈滿溢于柱下頓不知乘
風雲上下也君嘗朝京旣慨慕華風有方言異
俗文字同流之咏至其送客朝京輒盛述帝室
皇居之盛侈天京爲仙遊丙午朱翰撰蘭嶠爲
君弟鳳山守書枕雲亭三字君重之爲帖舍其
効選體十九首盛述吾歷下生適李工曹稱賈
被同文之化代不乏人豈不然哉君所推易學

復有花潭君跡諸君子翩翩材格豈其以國格
雕題而侶椎結者予將以諸君子爲東國洗之

蛟門沈先生敬事草序

國家置閣臣不置相故權不得同相而其上弼
至德下調人治使陰陽以和中外以理九夷八
蠻賓服無大患害則有相之任朝廷生殺予奪
之權閣臣不顯操而賢者得君以行其公遂能
任生殺予奪而天下治不肖者得君以行其私
亦能竊生殺予奪而天下亂故閣臣不必有權
而有其任蓋 神皇帝之任先生曰君勞于上
臣任于下樞機政本竄為諱悉先生之自任以

答神皇帝曰仰贊聖德俯儀百寮寄國安危
爲時輕重漢臣不云乎君居其位不知其任先
生誠知而任之矣先生居閣十有二年獨任者
八年閣體重首輔其圖事策主之首輔當予
陪末綬每見上傳首輔主裁語不及次輔
下首輔卽賢次輔以下豈無一得當上或間與
首輔相參差而兩意各主朝士之從意者隨分
蓋自古分合之議竟與國運相隨予初入翰林
則閣師蛟門龍江兩沈先生與座師金庭朱先

生相次輔政三先生初固相得甚驟蓋龍江金
庭由先生揭懇而下然三先生意或分而三先
生之門不能盡不分其正人君子必不分卽分
亦無它而中豈盡正人君子總之朝廷爵名之
途隘而天下願爵名之人多人不容于途故途
何必爭而當途之人固一途所推爲鋒而相與
拒其所爲它途者合力相拗久之同途之人不
盡得于爵名遂亦外嚮而以情告卽當途極力
撐拒而勢不能以朝廷之爵名盡予所私卽力

能盡予而同途之人衆力又不能盡出所同願
之爵名故終入翻覆而不能久是惟秉彜傑之
槩用其一至卽人有分途尙就一途而爲朝廷
分猷念合調燮使重譯尙化而其所托重四向
之吏咸能如所指揮而成予讀故事草以合予
所見之門牆略得其半而其所默運懇調以
神皇帝之神化執歸道化徇從法盡什得其五
六其籌在帷幄而千萬里之外若指掌大如鮮
如措如淮徐如 如宗藩凡承顧問與計筭用

一人發一略罔不適宜而可必成否必敗其察
而重如調護如册立加典禮十數年不決千萬
人不移而卒定于先生之言下臣所爲仰 神
皇帝謨烈高千古而輔臣之德業蓋相任也卽
分途而韓范之爭何論也先生諳練典法舉邊
徼利害特克勇怯饋運難易道里迂直靡不通
知故其言如素懸人解痼疾不扼腕于共呻而
手辦禁方嘗議司農疏切直有矣處置尚疎以
故遇可言卽弁言其方而言不露卽 上從其

言若 上所自出陰奉 上以道德仁義而已
不與其功 上亦心知用先生之言而以不露
成獨運之神當其時有一言而輒從者有再三
言而從有再三言不從而終從先生之入告曰
情之至迫者臣不忍不言又曰古之愛君者必
于無人之所又曰天下盡言也而未能深言予
向所謂恚先生不爲一言者今悉其言懇且懇
洎讀守成三論殆深言乎至遣使一章因從來
憂國誠臣所未易讀其語卽平交動色而况以

陳漢乘之尊若曹卽環列左右旣無器忌復無
齒嫌予蓋曰此先生之膽之誠亦曰此先生之
任也嗟乎天下之政至政府而定閣臣造膝披
心而以言進又至言未必盡得卽其言得而天
下未必盡信則先生之爲閣臣苦矣予因嘆先
生後乏先生之膽識遂乏先生之任上諉之曰
虞撫下諉之曰虞侵蓋有犯漢臣之誠居位而
不知任者何不一讀先生書也季子刻先生書
明先生予得以季子意敘先生書明天下季子

以使至東語予以敘歸來兒鎬遂得接季子交
戟下乃爲敘復季子

畢白陽先生督餉疏草序

古豪傑任天下其晤天下于身親而其親天下
更忱爽而不端是以身入利害之中心出利害
之外故獨冒天下之大患以兼收天下之大權
蓋患發而權安非收天下之權不能已患然必
冒天下之患而權始歸故能乘權以已天下之
患乃若患方伏而君子曰患細人曰無患既以
為無患則晤豪傑之權誰不可振起而筮其權
遂以及于患先生當天下之患方急既主兵旋

移主餉又旋以餉兼兵凡今邦建之官盡屬倉
襄之會爲他人所不敢任而獨委其權于所敢
任之人乃先生于所任又能取它人所不敢任
之權而獨任于所當爲之身故天下幸權之歸
豪傑而授餉于兵授起下之兵于遠徼天下更
幸豪傑之不釋于權國家東偏有紛惘然授兵
發牌一時牙纛塗墍諸備勇力不當前疾而潰
糜于去峰歸蛭之會罔不設儲待物以待須索
卽川澤訐訐和不生境一耦鱗次狎至每歲可

百餘萬而峙乃芟薊歲不下五百萬先生抱祖
稷長慮方分身以四應以已天下之患况世有
瞻智英雄孤懸海嶠不翅身爲之而忍不顧念
先生方自兵略餉其砥兵間苦樂于餉既親念
復以餉兼兵則其砥餉虧廩于兵更大朝廷任
豪傑以任天下於斯爲盛因念先生金昆玉季
各標觚稜其爲政直命旁側無慙喜無愆怒故
所至俱屹然可紀其後先條奏有督餉奏議夫
任之議與議之議異議之議指發詬病不必自

辨方術抑口授方術令王者自辦而任之議如
病家屬病于國手直令拔拭斑痕其心腹腑
直與患者爲一而雜診下上勢必自酌自劑無
得更以病呼而反乞方于主人然而有療病之
病焉貴人好意迎之而旁手好中攪之又或所
需不必給安得不稱病先生之議皆禁方能已
病不多呼病蓋天下之病莫大于身冒患而不
得主其權權方及而旁有好事者不深于專而
直以意抑掄之剗血脈而藥者其何能奏效夫

天下不敢任而豪傑能任故稱權權非有形之物也以豪傑所敢任合天下所不敢任而成權故豪傑見爲冒天下之患任天下之事而細人見爲握天下之權先主唯親于冒天下之患故能悅爽以收天下之權而平天下之患夫言出于平天下之患而言始大非復議者之言矣

何武教諫草序

漢人之論諫也曰去就以之爲諫死生以之爲諫夫去就易耳一官何與紛然乃有自詭必死而不死亦有自詭不死而死者則死生亦易耳曷其勝之終不結心乎逢比而借厭厭之氣于蝮志也中龍門之男子捐劍去而閉長安大索卒不得也乃庭臣不聞有顯言者故漢禍成蓋敵以下之骨肉尚難樹頰顏而况獨居雷霆之下不忌齒馬有敵以下所不堪者乎五月四日

亦疑其異人或謂不可不問以安東朝不可深
問以安主上然非有招不來麾不去者借尚
方劍抉織兒逆計以開朝聽則問不問奚藉焉
讀武莪疏其憂深其思苦不獨其辭直也武莪
解褐輒報所不共戴直以身歸朝廷其眦天下
事不翹庭屏而膽智足以用其志故其言多割
切而盡夫盡故使天下無所容而不得不改易
絃轍以聽所條次頃卽少違其禁闥之願而
王上天地之心微矣武莪不難死生而難去就

可步也臣豸魚 主上終以法寄也小臣于
主上所以待武裝仰窺 主上深心焉

王鑑心都尉疏草序

嘗護天保諸什悉臣子所以答君父忠愛無已
因念臣子與君父同休戚惟自待不薄乃能以
忠愛厚君父蓋自待不薄者視其身得與君父同
休戚則其身爲君父之身其于父之休戚得
不引爲休戚而又寧得致身與父之休戚任
纖兒撞家居而亦唯亦諾曾不一言故厚其身
者知君父不知富貴厚其君父者知忠愛不知
其身而又安知身外之富貴 祖宗朝貴戚如

廣平富陽以功鎮北平兼府事又或歷掌兩都
都又或相次懸平羌印鎮甘肅又或歷掌兩都
督府又或叅行省政應制直廬督學政蓋豪傑
輩出文武惟用諸公亦得奉君父以澄無不宜
乃其後沿惟掌宗政領侍衛將士不盡責以它
事更不盡責以言時以不任之言言不任之事
則競爲駭笑曰言者不言兩不言者言嗟乎惟
言者不言卽言亦不肯盡乃不言者言耳人問
媼媪尚相匡維而况列五等繫千石連光靈日

豈其顧景金貂而曾不念少酬租稅文况佩七
葉之冠族服十年之義訓其待身不薄而安忍
祝君丈闕失若自爲休戚不相關也者今讀鑑
心諸疏草盡衆所不言若言不肯盡也遂盡言
之中間事繫宮禕藩邸俱天下大務其請東朝
代諸大禮雅欲重元良釋中外猜疑至從賜書
摘二十六臣之議若持方藥療宿疴而攬權任
斷更爲救時良藥迨 神皇帝怒御史遂媿媿
悉情事必懇必盡期于補彌君父闕失蓋天保

之什曰佾爾單厚賢者厚其身以厚君父其心類如此及起謫居適東以廷議當治兵事高議出固已絀羣策而雄材大略要在以九萬回寓恢疆獨羣紛未諧典制事遂寢不行當是時乎方謬黍政事頗欲佐先帝孳綱要尚猶從都尉之言而親見先帝憂危遂冒昧東行既不能如韓公之有說以靖內紛而又不能寒臆假令朝廷信攬權任相之宜則上公不祠而公得以十萬橫行憂哉乃知擊尺幅議登

任未盡豪傑也歷三朝恭逢千古明聖瑩精正
理其精核萬宇固已攬權任斷一旦推豪曠竟
十萬之議公其一醇此言矣

侯中鵠亦詠草序

鄆人侯中子中鵠之論詩曰詩咏性情亦性情則亦可以諫故題其詩曰亦詠豈遜轍于前車抑蹇裳于獨往耳夫諫永也長也凡施于衆長謂之永記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書曰歌永言聲依永響之咏然咀而入其肯出而長故漢人號其說曰雋永蓋七情具在肺腸五聲具在舌齒情動則神流聲叶則調合然苟非其好卽宿達不解乃耦抒其情卽弄戟者不難銘刀斗

歌勅勒罔不立成倉卒備極情事其至可以被
管絃然則矜蟲鬪鶴者何得侈扶驪于擢賢快
探虎于枯髯也乃或謂倉書既雨易總既雷苞
符無復穉而待發者猶不慰河山永地日星永
天兩大文章終古常新而草極爲螢木極爲芝
卽枯朽之光明變乃爲汞奈何拾飢餒自命古
人也中鵠君獨負靈稔人駭氣貌諸所撰結敏
如注射而豐不餘辭約不餘意其五六七古縱
橫合度突兀驚人其近體則山泉泠泠春暘煦

煦仇俚中蔚爲都雅直欲會風雅于元聲而庶
實之綺膩于鱗之高華時在觸稜而不有也此
公所爲志亦詠乎夫不窮趣有遺音不覓音有
遺味令人割剝酸饜象口苦饜子揮霜乎咄嗟
而詡然薄絲縷之奇至惟分毫殘但分彘臠則
彥伯之篠騷耳其剖胸般林而德色翳乘也中
鵠君機有獨特乘無偏嗜總以抒其情所必至
而循其性所自有使讀者外咀而不覺中人雋
永哉寧復有遺味乎蓋聞濉渙間能文章有日

月華蟲以奉 天子齊魯于文學天性而濼濟
環鄆之左右其鄆之濼渙乎中鵠君方與其猶
伯釐爲世顯人其抒發天心以組修于身而成
文天下此其豹窺云

家乘序

予以先少師晚子今遂得長族姓自予而上
世予懼不願以我爲子孫自予而下三世以後
其後予文懼不願以我爲祖父也凡我子姓得
無懼乎予少讀詩至棠棣咏兄弟先妻子而孔
子繼之曰父母順予以爲父母念其子故兄弟
翁乃父母頤然世人兄弟不和多起于私妻子
故詩人先好合妻子而後言翁兄弟予觀世人
當稍長未有妻子兄弟相得甚驩及一有妻再

有子遂有間言而隙且開遂不翅如路人凡我
子姓倘其念我子以體父母念其子也孝弟之
心油然而生矣先少師遵先訓以訓我兄弟唯曰
樸實清廉曰無欲害人曰精神休使盡而嘗以
無欲害人爲要嗚呼凡人清廉乃不好貨財乃
不私妻子乃和兄弟乃順父母夫無欲害人而
室家妻孥間可思也平天下大道先少師殆以
教言該之凡我子姓尚共共爲遵守無令致喪
禮先不以爲子孫將世世子孫以我爲祖先

特以此書之世系冊端告我子孫以仰紹表祖
先

徐太師文貞公年譜序

夫名賢之勤簡察者或歲自爲記曰不恤其躬
不措其後而乃其後人繼繼承承亦或歲紀其
先以摹平生之悲喜離合苦匡扶開濟之略其
真則操絃而志舉然而人頌然其似則盤礴而
貌阿睹一毫一髮尚足以隕開筭之涕而泣撫
研之子孫故勤先撫者不獨貌先人于狀侈之
聲詩勒之金石以紀其大又不獨倚公家之竹
帛彝鼎萬子孫勿變爲久而必合其自少而壯

而老譜爲家乘令後之賢者識漸鴻鼎雉子楮
墨之外而且得律不賢者以眡其萬于其時有
識之士亦且就其中窺時事之靜禁世路之夷
險肩荷之重輕以及鴻風魚水納牖櫻鱗之迂
合卽其斟酌元氣調劑膏澤若倉扁之起人于
殆者亦若畢致于譜夫慕其人永有不思一睹
面貌闕行履况子若孫之于親乎昔人謂一毫
一髮不似吾親卽非吾親而公持議謂見一毫
一髮似者猶吾親見也嗟乎世寧無毫髮皆似

者而况毫髮皆真若譖者乎公嘗自贊其真若
曰日兢兢以簡察亦蕩蕩以忻愉夫日簡故日
愉而日簡者少馳六竈于賜谷而壯試之昆吾
老息之懸車也如一日予觀公抗議于禮樂名
法而歷闕楚江浙之間殆旭如其出然及還公
華近游正台席無芬于絲無豐于菀而兩朝始
終顛若壹一殆曠如其中然及功成身退徜徉
于九峰三泖而香山浴社不易其常殆闕如其
入然蓋時用晦時用明時以晦致明時以明還

掩而光翔六幕晶握寸環至其殄墨澄汨提衡
甚力蓋凜乎植黨齏法背公自營之爲臥盟也
將無日簡者真歟世或謂天祿石渠間多核然
處虛者予于公一雪此言矣夫摹日子藥不旣
其明摹行于副不旣其神公固曰氣溢難狀骨
羸易摹豈不以得神則工者乎不佞三復譜而
謂公之孫次譜者蓋夫曰是其中有寶符焉勿
寧舉其語若出諸袖者簡也

邢中翰恩命冊詩序

蓋聞子欲承家臣懼遇主而君惠卒難偶微親
恩詎合輕酬故椿庭虛陟帖之悲護背空翻雖
之咏一命不沾及釜幾行猶愧備書乃中舍部
君玉樹一庭早見伊蒿罷詠龍文千里誰憐駒
齒長鳴况家謝老成門無長者蚓跡滿雷陳之
室燕泥空王謝之危痛無祿長離縮足蓬蒿之
逕閔未亡不造驚心磨礪之官集于苑無集于
枯白晝聽嘯梁之惟翻爲雲又翻爲雨平居者

入室之戈而度谷何常成虧有定一旦脫囊逢
披簪筆承明入聯供奉之班出載皇華之命五
月東宮衍慶三年西殿承恩赤文龍躍于雲津
香生帷墨紫誥鸞廻于婺宿光滿荻書報熊膽
以鳳毛襄仇機以翟服鶴蛻返千年之彩鳳笙
吹曼壽之祥當斯際也長繩繫白日邛心詩禮
之函寸草報春暉額手栝樅之瀝而况筵開蓼
綠長年添金母之籌煮漾流黃明月下齊眉之
案于是粉榆之雅弁仰國恩縞紵之交同忻家

慶短咏而五音叶調長言而三管成文不佞未
得國能式瞻大雅四韻徒慙貂尾一辭更浣佛
頭敢當薇咏之前予聊拾鷄香之餘潘云爾

口

范慶章竅議序

予往編曹奏悉都人僉商而苦不翅逢不若干
犴也或閔而議會無爲官市者卒不行則中消
爲格耳郡邑吏責百役于殷實亦復右都人之
苦商而吏循藉藉河渠未已亦無有格者乎國
家念浮浪不典榦而冒法故役用鄉戶蓋亦曰
有承業知自重耳豈其榦公而剝乃私者小民
非負膽智不數見公府倉粟金穀之役卽無它
患苦不難搶地求解免而况一承遂破其業其

明知之而明予之不一議也今天下攢糜不可
爲而顛畫于議則又攢糜言病而不言禁方卽
言病又或諱其所不可言而徒令調以意卽意
調之而病良已曷若明調之明揭之無遭俞跗
而諱敗也予讀夢章議種種皆關天下大計慮
不毫悉其病而倏次爲禁方乃尤倦倦于清戶
役而悉其病所不可言無亦如昔人之議曰役
出于力役繁而力竭國依于民民救而國危
肇其有憂危之思乎寧獨爲二京也因念朝廷

立一法每以名誼屬賢良而又委曲其議以防
中智故法久而民不爲害夢章議徵輸凌雜而
曰官出羨予之易辦至其費不可明指而明編
者則不獨詳立之法而必悉處之費寧使明加
之而官受其羨至曰不累官乃不累民夢章之
議其防中智乎予妄謂一隅可辦一隅唯吏不
自予而一隅辦顧何可責中智也夢章謂費不
可明指者予不敢問其凡儻亦有指于不指而
人醒者乎夢章議皆世人所心然而口然卽口

不必然而心盡然豈長吏字人而不辨灾石之
議也抑夢章言之矣賢卽仍不必害不賢卽章
不必利故勸廉之駕不急于解墨之組也夢章
言之矣

長馨堂榮京錄序

劉給諫時濟家新城去予邑百里蓋古稱高陽
北新城云子故習給諫先猷不獨其爲世鳴鳳
也給諫母王孺人及笄歸贈公操作勤苦器服
靡華食積繁而兩手行汲一日提甕不歸則矧
于井矣嗟乎二色空鳩沒八光隱三龍沉何異
古厄井也寒采不食爲我心掬而况撫遺甕于
有筍盼哺鳥于庭柯痛緇瓶于旣羸傷板輿于
未御給諫所爲由舞象而今一過井側頓不知

涕淚之橫迸也夫以母儉勤在躬孝肅在堂懇
淑信睦在閭內外其砥沃逸驕坐曾不翅塵某
而茵憐有餽齒焉母何獨遭命奇薄曾不華首
而并沒或者謂天之報施少爽然薜華易頤貞
木不凋母有給諫受國明恩爲直臣母而給諫
亦且就歿所爲長檠堂誠母勤劬集一時名家
論贊以志哀思若與帝書煌煌揭日月而長
鑿天之報施善人竟何如也夫端勤婦織猶臣
勤臣嬖人臣曳組垂魚而顧利害辨勞逸若錢

之于井其砥母富而能節儉而能勞以死孝死
勤何如而給諫更侃侃論列爲世顯人當其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惟知心力爲公家之有而不
知有身安知富貴然則給諫尚猶行母之道也
往聞永樂君博學有高節至勞矣王勅賜時新
而子爲飾忠白樂天批逆刺權屢居雷筵之下
而左遷于新井之謗夫許母有年而子非誠白
母有子而母逸死孰與孝勤作給諫之幕而忠
直成母之大也是母是子哉海內能言之士蔚

高陽集文

卷之十一

七

爾音培矣

督理事宜序

予以壬戌二月入叅鉉席兼樞務以六月闕闕
以八月出督師歷乙丑夏當三年考歷季防者
七當敘及乞骸歸當奏繳例以所督理事宜入
告然是時中要方驚宋廣陽唐博陸而晉龜盤
互邊吏恐諛農父靳餽圻父靳迫遼予其披胸
見歎奉此冊告也將逐予者低伺未遽而身在
維婁坐遺謗歎徒以嘍喑死法爲天下笑故忍
而不言令天下指予爲當逐然當初出關庭固

普面奏以不妄費一錢不妄冒一級一階是以
初賜虬玉疏辭五口辭二 先帝面諭以長少
大體乃不敢辭至兼綜中外有蜀黔齊魯東江
之捷槩未敘遼之修築安插屯田歲防訓練斬
獲槩未敘卽敘未敢承其後寧陽之敘亦三辭
未敢承蓋當初任紛錯無亦爲社稷之役曾不
計不敏之支益其慙息企鶴爲榮願而作盤盂
壺鑑之恩儻沾沾仰徽明恩何以對天下故此
亦終不敢以欺人備是歲曠工爭淹後之君子

既未悉當時中外任權上三惶駭何狀又未悉
身如寄客脫卒者塗澤于諉謹其後折銳摧矜
獎蹙威柄相與讓讓以佞警警以速何狀又未
悉疲腸慙性四年何地何時何事及何人然何
人不然其受虛喝不受點點何狀遂致別有尋
掩勦所嘗為蟻所烏有而妄以授顧窺人幾令
天下以任為戒嘗憶壬戌春三尚書抵闕門其
請款則百二萬其請築八里外重城則百萬予
聞聞請罷重城省九十七萬再請款費必不可

多王太傅爲縮至三十餘萬蓋腐儒一出而兩
役省百六十餘萬予四年所經營製造費一百三
十萬取兩役所省爲有餘而予以屯田入十五
萬以採青省十八萬合鹽羨錢稅朋榛入可七
萬其四年所復地則四衛四所四十餘堡四百
三十里兵民則逃入三十餘萬遼兵三萬騎兵
萬二千五百水營五車營十二前鋒營三後勁
營五弓弩火砲二千五萬興崇文武官生及醫藥
祿給可三萬有奇軍實則船六百輕車千偏廩

車千五百馬駝牛贏六萬官民廬舍五萬
五千頃有奇甲冑器仗弓矢火藥蘭石梁笮
楫合之數百餘萬當是時我之良士選卒已
錦水間山而窺我頗行退河東七百里更
以我間屠城楛地且掠東江西部而終予之任
未敢過河卽西舊如狐犢觸乳亦且安于塞
蠡未敢闌入蓋一時文武大吏投醪含饗進取
同心而予以廷要人遂至同心較轉而邊事不
可爲嗟乎遠鶴去而賊鄰人民已非予方厲鴛

翟美于帶城牒械之關傷臍幹之欲竭望同心
既戮力海閩晉兩君子實夾介而埤道我方圖
減此朝食而兩君子去矣驛突一出共膽爲犀
予旣不能分風擘流調一簧兩舌于猩嗜萬笑
而又適放臬囚鳳之晨結衆大奄遂使齊年犒
龜會之氣合中謗爲岸忽方且紫青駁于鞞下
馳驅疑而前行予亦繼馬懸車望腐隼之飛沈
而心慄然則天下安危豈不以人哉嘗其推傑
送抱未卽踴視鷹麟然豈蕩無藎介而予方也

咫尺之義踰踔而行期一埃塞樂浪之長淵乃
絢絲之絡兩蝨相加而蹇嶮倍嘗頓成通事不
四歲之經營費朝廷如許金錢付所推轂而竄
落于魚門馬窟之間向非謀臣良將自我遺之
遠何如矣嗟乎天下事任在大臣任而誤天下
何如避而不任任而潔身無救于天下何如任
而開濟或迂其身古大臣當中要秉權入于中
出乎外徐以扼吭而猝奪之魄斯其力大道摶
真如神龍矯矯可天飛亦可泥潛其剖名容容

亦如割名峻駿無亦以既任大臣必不能避一切而欲避一切獨當早避不爲大臣以予之取
淺既誤任大臣而又不忍見一時通蕩之臣令
天子之法忍尺跡促不行遂不勝狗馬之心既
緣綸扞牧園時天下寒心果息謂且旦夕來
故惴惴聽予任及任久而不來天下嘻嘻焉
安不謂腐儒與有力焉而曰安用腐儒食此養
乳者遂使予避不能蚤任不能終夫大臣而不
能操縱要人特怵怵身名也予過矣此冊其志

言陽集六

卷之十一

三

錢梅谷高陽事宜冊序

世謂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乃予邑何罄如也家之藏錙曾不供輿阜而歲不三鬴則粟一鉅而泉幾伯至此戶無以奉耕耘兼以應聲之征雜出境內外遂使大猾豪奪細氓瑣尾蓋聽其自生而不可得冊中所謂察困踣之形愬腴削之狀豈其食土之毛而敢頥動也獨是獫獍二三大夫得仰梅谷錢明府以畢力于邑遂從撫摩中悉利癸苦于條上之得報可不佞從邑

父老且授之梓夫豈其効世人翹翹圖畫變眩
人耳目也引綴而量用者不爽于計按矩而索
觚者不虧其樸予邑豈得久借明府而後有繼
明府者則冊中之利葵固下所慈君戴之而上
所快屬予之者也其終宜之不可更願師其事
其時或不宜而可更願師其意倘其少不釋于
前人乎其將執冊而動焉未可知也故爲刻事
宜冊

宋立家傳序

蓋重慶之變在天啓元年之九月十有七日先
兄方伯公憶劬以川東道罵賊死是月公以胡
守備思蓋持書來謂川兵發萬有奇行矣其未
行者予日夜督發業有次第輦下諸君子知調
兵耳抑知兵在萬山中調之難也中丞君難監
軍道予旣慷慨任之當以十月與弟爲聯床語
可過家一看薦兒無何薦以八月病歿而公以
次月遇害初公以班生語奏徐公不聽也卽知

有變賊初無意殺公公見諸公死相籍也大罵賊而死痛哉公端謹有大節而坦夷不刻僕立家之誼其報云特次其語刻之

春秋房同門稿序

夫文體害于庸而好奇不害于奇也士掉鞅而
逐中原唯無奇耳奇負獨識力可全昌而或馳
偏鋒以耦世彼其氣岸之凌厲不傍門倚戶以
持一先生之言而庸者無大力遠識執異說而
不化獨奇託之而魅天下耳蓋令天下寧庸無
奇間者知奇託亦庸也則又拾遺滯以矯劇談
而自詡先民之樂夫附豪者唾面附名者加膝
至類其傍門倚戶竊恐因人熱爲利耳故兵志

曰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而酌大衆之
合以妙所自出者必不捨前人之唾譬之端人
莊士特立獨行豈其乏同方而寧翹翹爲招也
故自古擔荷天下大事不屬庸屬奇將無以奇
抱獨識可破抗救歟頃申黍度于尺幅條刺其
闕出于格天下負奇者不鳩化之而且豹韋之
蓋予奉功令閱尺幅則諸君子精神各以尺幅
告而中固有負奇入黍度者氣尚勃勃也然後
知功令之嚴正以成抱奇之士蓋士有通材有

僻材竒或偶以通爲僻而天下頓拾其僻以爲
邈嗟乎士亦欲得博聞有道術者耳相沿而競
竒僻于聲譽以爲聖賢之精神又或弁棄其聲
響之似故蘓子曰士大夫治苟且記聞之學皆
有意乎天子之爵祿嗟乎此可責庸人哉庸人
捐所漁獵則不能更置一語而竒者之才之力
獨能趨上所欲爲而遂以自遂其求故天下文
體之正必需抱竒者之獨識而幾之變爲輝也
猶下也然而在上有以成之蓋上操功名之柄

以陰移天下之心而握其所趨令天下低徊于
功令之嚴卽斲地之材不得不俛首而束于格
故曰古之聖人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
下爭爲其所求以稱其意然則由斯以談上不
握天下之趨使天下泥格而合衆趨格而自出
天下不可爲也南宮之役予從曹真予先生較
麟經得二十三士此二十三士者識力皆有可
觀而要非託爲竒者予旣以尺幅射其生平願
諸君子無忘生平易尺幅也遂合其制義投

題廿三士春秋制義序

昔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在魯若是
易禮與春秋通也予嘗受易受禮受春秋皆嘗
操觚爲舉子業而竟不得易禮安問春秋南宮
之役較易較春秋缺一人而詩禮浮于額一人
予以主者令釋戴記從曹大諫較春秋大諫以
專經得盡占所擬目而爲予批三傳細注之予
得不蒙于經旨然惴惴恐不釋于旨則時時以
所尺幅質之大諫又得不蒙于經生之尺幅乃

大諫亦復不以予不解而時出所得尺幅相商也解闈而觀標格發篋筭還徵闈中所妄忖曰某地某科某少長某壘疆乃得不大謬向非大諫開誠發予覆予且不解于經而安閱經生言然他經生視左國爲綺爲珍而春秋家固布菽也乍閱其語若欣然已而數幅後或棄去不復顧固予旣藉大諫于經更藉經生言盡經生巧心而不大缺于拙目也然向所咄咄于一編者卽今且十年而間亦有所自藉故予以不知不

敢自任而大諫卽知亦不自任故予得盡大諫
于百全大諫亦且盡予于一得因思天下事用
獨近私用衆近公忤于其所短而藉于其所長
卽寡寡如予亦是集事而况真有見者然予兩
人卽各持所錄相商而實各守所額注則又予
兩人之拘拘也旣而諸君子出經筵來受揀擇
予笑曰向非大諫幾不竟南官之役今何得一
一求解大諫也大諫仍以崑經精擇之得百篇
授之梓予且藉諸君子言竟予易禮之學以半

窺于韓宣云

王進士永啓回書義序

予以丙午春識永啓于伯全邸輒欲傾衿永啓
文弱可掬而精神淵著其宿名葱蒨門車或接
轂而南金東箭坐起歎述不去口然永啓砥私
首公有高翔寥廓之志雅非賣聲兒分類陽于
半規而詡詡萬里暉也是年以易魁京兆遂出
名公之門而聲益藉藉次年春復與其里人曾
孝廉熙丙各以卷來晤而予亟歎爲雙龍無何
俱拓落歸而曾君以貧就青瑣獨永啓氣勃勃

不下今年春永啓撥高第矣曾君復拓落以歸
予善帳曾君之再蹶而喜永啓之得雋也昔人
教射者曰一法不脩一疾隨之病盡而法完者
十發十中豈永啓退而脩其法耶然吾聞永啓
先後制義則向非病而今非加法也永啓長材
巔度無所不淹故其近步可令遵常守故以合
于法而巨鱗不游汀渚故附羽不棲翳營故極其
思之所入以盡其才則一決間開垠如游者布
武于操撥而亂若絕澗山外不難險尋危道焉獨

其赴節投袂應絃遺聲未常任材軼法耳語曰
一株龍芻化爲龍駒豈非其兼才而出名公之
門哉夫才之于文極其變可以伸縮變化而杼
所思于不窮迨其變之既定則如棟在屋如骨
在身而長短廣狹體不撓于所勝膚不浮于所
支乃諛諛之學向聲背實遂至縮穀其所共趨
而習非勝是日以驚于其短而及至分其力于
長夫形過鏡則照窮物勝權而衡殆調聲者寧
必登祁虎發清角無亦徐引師文之叩也永啓

以兼才出各公之門法具而盡其才能極其思之所入而不旁騫于世人所共趨是以成其爲永啓夫永啓矯思以爲矢而發旣中矣予且欲寄聲曾君曰思如火用之彌明宿之彌壯永啓明矣曾君其益壯乎壯斯明天生神物終當發合永啓尚爲我致華陰土于曾君而拭之以亮予雙龍之歎云

周子寅南宮會業序

余初不識子寅見子寅丙午卷絕非世俗語遂以采誠子寅云子寅居嘗好深沉之思間時其會業卽帙不著名字亦知爲子寅蓋子寅取境于險而風貌若不思遂以獨成其爲子寅子矣謂子寅之業沉摯雄勁若顧鷹鷂圖有豪傑之表而清絕爽秀若顧花光墨梅當嫩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間乃博大軒豁又若顧栝栢槿楠圖意欲干霄至其精深黠淡幾于無色又若顧據

琴圖超然得意于絲桐之外蓋世俗品文于畫
輒曰似曰不似然畫家如郭昌則意在似徐熙
則意在不似此兩人各以能名而或稱熙于畫
遷于文甫于詩也予不知子寅意所在業成爲
子寅而殆不獨得其似然則遷于文甫于詩熙
于畫乎開生面者初不似再請見乃大似又曰
某于形貌似某于神思性情笑語之姿真夫貌
其真乃意不在似者士雉幾于真而螟祝子似
卽龍門之元經不害爲僭而况以寸晷尺幅影

響于鵲落兔起之似以爲真乎鄒魯之學惡其
似今人之學惡其不似字櫛句比以求合于聖
人一不似曰是且生心害政而不知爲書奴殆
欲相優孟耳夫形而不韻者畫韻而不形者神
字櫛句比而求合于聖人者形而不韻者也嘻
世俗好似獨會業哉子寅神索其真而不語索
其似蓋畫家稱凌跨羣雄以氣韻畫倘得褻鄂
之毛骨而發其奇寧徒駭耳鑿也

李生清仲制義序

予竄喜六一公之解碩人也宛從碩人游澗阿而聆語言歌笑又若碩人偶忘獨樂而相與披情懷刺刺過澗阿也不獨碩人神韻可掬而詩與六一說詩之神韻并可拘蓋詞之妙也如此予友李清仲以異資承御史公家學于書無所不窺而才以運法獨有得而不輕以語人殆有六一說詩之韻焉夫士操觚而定思于兔起鶻落必有韻矣韻文之致也昔人論書曰得筆而

之韻韻可意爲而非意爲也韻有點有癡有癖
有逸有暇有整癡如暇滌研淮口急餉以小龍
團爲生平一事點如張絹罔乎瑤林落筆顧主
上抗聲曰奇癖如嗜茶不能飲猶日把玩之逸
如雲氣自山中來象羣馬奔突一一入雲籠不
競整如長身秀麋大耳紅頰飲過百輒正坐高
拱暇如聞碁聲乎古松流水之間蓋思入而調
合調合而韻出有意而成乎無意有無意而成
乎有意如緒胎受氣上應列宿其賢聖仙靈各

從所值故曰石出山而韻自丘整夫韻無思也
而結乎思也王介甫曰思之不深取之不固不
觀勇之色于怒乎血者赤脈者青骨者白唯神
勇者怒而色不變夫神不變思乃固乃能獨操
所自得而可以弗過可以弗告清仲公車屢上
而詞愈二始其幾焉詩曰維柞之枝其葉蓬蓬
豈明德如御史公而不大其後者竊意清仲值
賢聖之宿肖六一之神其種種義合有意無意
而神韻可拘也清仲自此遠矣

孫男之滂編次

卷之十一終